

向往过年

□许士杰

小时候十分向往过年。

之所以向往过年，是因为有一年中最丰盛的年夜饭之享。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家里条件一般，满满一桌的鸡、鱼、蛋烧肉、油豆腐塞肉、笋干烧肉等菜，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尽情享用。这些菜，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美味佳肴了。小时候盼吃年夜饭，倒不是馋吃，只是觉得很好玩，一家人坐在一起，畅饮达旦，其乐融融，一起等待除夕夜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刻。吃年夜饭时，父母也常说：这些菜省着点吃，过了年，舅舅、姨妈等亲戚要来。我们兄妹几个明白父母的意思，尽量省着点吃。当逐年老去的父母祝福自己的健康长寿在期盼中延长里程时，我们也喜笑颜开地恭喜自己又长了一岁。

之所以向往过年，是因为大年三十晚上有得压岁钱之喜。小

时候每到过大年，母亲常常和蔼而又无奈地对我们说，你们小孩子们盼过年，我们大人们愁无钱啊！尽管如此，每当吃年夜饭时，母亲都会变戏法似地为我们带来一个意外惊喜，给我们兄妹几个派发压岁钱。在把压岁钱递到我们手里的同时，母亲也会用温暖而粗糙的手轻轻抚摸着我们的小脑袋瓜，亲昵地说，妈妈盼望着你们快快长大，到那时父母就可以享你们的清福了。那时候的压岁钱只有一角、二角，不像现在，压岁钱少则几百，多则几千甚至是上万。小时候我很懂事，知道这钱来之不易，都是父母用血汗一分一厘挣来的，所以就把父母平时给的零化钱和过年给的压岁钱攒下来交学费，减轻一点父母的负担。

之所以向往过年，是因为新年有新衣穿之乐。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过年最高兴的事莫过于

穿新衣服了。那时候生活水平低，似乎一年才能穿一回新衣服，所以过年穿新衣服就显得十分难得，也格外隆重。过年之前，我们总是不停地问母亲，新年有没有新衣服穿，母亲也总是说，不知道好好念书，就知道吃好的穿好的。其实用不着我们提醒，母亲早已做好了新衣在衣柜里放着。尽管那时候的新衣都是用乡下亲戚送的土布做的，但是，我们穿在身上，心里还是充满了难以说出的欣喜，把土布新衣当作新年的盛装，和父母一起去走亲访友。透着喜气洋洋的土布新衣，很像穿在身上的春联，表示着对新的一年的庆贺。

小时候，新年的种种热闹仍犹在目，仍犹在耳，仍犹在心……即使睡梦中，也常常被难忘的情景唤醒，特别是那些吃年夜饭、收压岁钱、穿新衣服过新年的乐趣……

水闸上过春节的记忆

□陈志强

春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无数在异地工作的人，不辞辛劳长途跋涉也要回家。但也有许多人，春节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多次的春节是在单位里度过的。

那一年，我刚参加工作，是在家乡沿海的一座水闸上，地方比较偏僻。年前在安排春节值班时，因为我还没成家，单位领导安排我春节值班，我也很乐意。

小年夜的清早，我准备到单位里去了。母亲把收拾好的一个包交给了我，里面装的就是年夜饭，是用饭盒装的一些菜肴。因为水闸上没有食堂，吃饭都是自己买菜做的。我把东西装进了自行车上的筐里，母亲说：“路上骑车要当心，慢一点，在单位好好上班……”母亲不断地唠叨着，嘱我在外面要注意保重，不要受凉。我说，我已经是大人了，会照料自己的。我骑上了自行车，走了一段路，回头看时，母亲还站在家门前望着我，我使劲踩了几下，自行车骑远了，想到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弟兄三个拉扯大培养成“识字人”，想到母亲的爱、母亲的教诲，我不禁热泪盈眶。

我所在的水闸是内河与海的

分界线，里面是河道，外面是通向大海的外港河。每当下大雨内河水位上涨超过警戒线时，我们就必须打开闸门排涝，降低内河水位确保 20 万亩农田不受涝。同时还有引水调水、冲淤清港和巡查记录等工作。水闸只有 4 个人，平时轮换着日夜值班。

春节，水闸上只留下我和老王值班。白天，我们按时进行调水、冲淤等水闸运行工作，认真观察记录。夜幕降临了，偏僻的水闸显得更加寂静了，只有大海涨潮的哗哗声，还有远处的村子里不时传来的爆竹、鞭炮声，是人们合家欢聚吃年夜饭的时候了。我和老王拿出了各自从家里带来的菜肴，合并成了 2 个人的年夜饭。老王家里在农村，妻子是务农的，他带来的南瓜饼、红烧鹅、白斩鸡等都是自己生产的，老王还特地带了一瓶“烧酒”。

老王也给我倒了一小杯酒，一定要我喝。我喝了一小口，顿时，一股火辣辣的感觉直冲喉咙，老王大笑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喝酒，只记得那天老王的话很多，他说，干水利就是这样，台风雨来了，人家是往家里跑，我们往单位里跑，一年 360 天都要有人值班……过去我们这个地方海塘标准

低，沿海没有排涝设施，河道狭窄，水系紊乱，大雨大涝、小雨小涝、无雨旱灾。解放后，党和政府带领家乡人民兴修水利，筑海塘，治河道，造水闸，建农田水利，潮、涝、旱灾基本得到控制，昔日贫穷的沿海地区，如今农业生产年年丰收，成了鱼米之乡、瓜果之乡和旅游区……老王参加过开河挑泥、造水闸等水利劳动，一次造水闸时，为解决闸门漏水问题，他提出的用棉被堵漏的“金点子”被采纳并解决了问题，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后来，他在参加建造水闸劳动时，不慎左手受了伤。于是他成了一名水闸管理员。他家里承包了 3 亩农田，对水利发展深有感触……老王讲的一个个水利人的故事，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那个春节，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水利人平凡与伟大。为了确保水安全，改善水环境，为了千家万户能过上一个温暖、和谐的春节，我们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与寂寞为伍，坚守在水闸上，作为一名水利人，这样的付出，很值得。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曾有好几次春节在单位值班的经历，但最难忘的是第一次在在单位值班的春节。

如今的教师节，已不再是只局限于 9 月 10 日这一天了。贺卡、鲜花、慰问、祝福，来自于方方面面对于人师表者的尊重，使之教师时时都能体会到整个社会对尊师重教的重视与热情，乐陶陶地沉浸在无尽的幸福快乐之中。这一份份给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无上荣耀，毋庸置疑会产生强烈裂变，是会变成园丁努力浇灌满园春色的无声动力的。这种受人尊重的感动，催人奋进的喜人氛围，就连我这个已下海多年的“明日黄花”，也分享到了这份浓郁的醉人情谊，仍然受之有愧地领受到了这份非凡的热烈与崇高的荣誉。在过去的第 28 个教师节期间，我照样收受到了许多欢乐与骄傲。那份油然而生的激动，真是叫人感慨不已！

2012 年的教师节期间，除了不少我曾任教过的学生依然一如既往地送来浓之又浓的深情厚谊之外，还意外地收到了一位不是学生的“学生”寄来的意外惊喜——一封充满了感激之情的信，一本刊有她处女作散文作品的杂志。瞬息间，顿使我的记忆中跳跃出了那位姓尤的长相清秀、性格文静的姑娘的身影。

认识小尤纯属偶然。几年前我到苏州洽谈一份灯架灯具的供货合同。顾客是皇帝。公务完结，已经很熟悉的主人岂肯放过笼络感情的机会？当然是要力尽地主之谊了。酒足饭饱烟过瘾之后又安排了一档歌舞厅的“余兴节目”。入乡随俗却之不恭，只能从命。进了歌舞厅，许科长安排了一位完全还是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坐到我的旁边，甚至还神气十足地吩咐她：“好好陪陪这位我们尊敬的老板老师唱几支、跳几曲。”待许科长一走，这位满脸稚气的小姑娘欣喜中不免带着胆怯地问我：“您究竟是老板还是老师？”我往上推了推眼镜反问了一句：“按照你的感觉，我的模样像老板还是像老师？”小姑娘咬着手指不乏令人发笑地说：“瞧您文质彬彬的样子像是老师，但是到这种地方来玩又不像是老师了。”我凝视着这个颇为天真的小姑娘，顿时产生了些许兴趣：“当老师的为什么不能到这种场所来玩？”小姑娘不假思索地回答：“受人尊敬的老师就不应该到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来玩！”看起来这个小姑娘还是蛮有思想的，忍不住冲口反将了她一军：“看你的年龄还是应该坐在教室里好好读书的年纪，为什么要跑到像你说的乌烟瘴气的地方来做坐台小姐？”小姑娘委屈地别了别嘴，睫毛上跳上了晶莹的泪花。在我的追问下，她方算狠劲地咬咬了薄嘴唇道出了她无奈的苦衷：她来自安康山区，喜欢读书的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城的高中，但是因为家境贫寒，所以一心盼儿成龙的父亲强迫她退了学，任凭她哀求、吵闹都没用。欲哭无泪的小姑娘，一气之下冲动地跟着村里几个同样无奈的小姐妹跑到了苏州。本想一边打工一边读书，然而举目无亲的人如愿得了吗？无奈之下，小姑娘只能跟随着小姐妹到歌舞厅当坐台小姐了。

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啊！因为贫穷，因为家长的重男轻女，因为其他的种种原因，致使像小尤一般的学龄姑娘失学，也造成了不少在校的大学生甚至于中专生偷偷地兼职着坐台小姐的营生。这其中不能排除贪图享受而甘愿沉沦者，但多数恐怕还是为了解决自身的衣食问题而混迹于此等场所的。我的心情不知不觉地沉重了起来，禁不住暗自伤感叹息。小尤姑娘见我沉思不语，误以为她没能尽到陪唱陪跳的职责而惹我不高兴了，便不安地搓弄着双手嘟囔着嘴：“我唱不好歌不会跳舞，但会朗诵，您说您是教过语文的，那我就背诵几首诗词给您听。”她不等我答应，有声有色地背诵起李清照的《落日熔金》、陆游的《钗头凤》等名词。而且还居然说出了这些流芳百世名词的写作背景。小姑娘见我对她露出了赞许的神色，得意地晃着头说：“我喜欢上语文课，喜欢背诵诗词，也喜欢写作文……可惜我没机会读书了……”旋即小姑娘又眼泪汪汪了起来。我禁不住劝说她离开这种弄不好会使人堕落的场所，讲了一番“有志者事竟成自学也能成才”的道理。频频点着头的小姑娘苦恼地喃喃着：“人生地不熟的叫我到哪里去找合适的工作？衣食无着又叫我怎么去‘自学成才’？”我产生了助人一臂之力的责任感，立即把旋转在舞池中的许科长拉了出来，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了安排小尤进灯具厂打工要他多关心这个小姑娘的要求。碍于情面，许科长尽管有些勉为其难，但他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没想到一次偶遇触发的善心之举，收到了如此意想不到的结果：小尤送来的不正是一份让我这个曾经的老师倍感欣慰的礼物吗？我翻阅着充盈着真情实感、毫无矫揉造作的《晨曦》，情不由自主地产生了鼓励她更上一层楼的冲动……

一份倍感欣慰的礼物

□倪辉祥

三字经·六十自嘲

□陆卫

弹指间，花甲岁；恍若梦，难再追。生于农，未自卑；发奋学，盼有为。十年乱，百业废；修地球，无怨悔。文化站，团县委；正当年，好口碑。遇知音，结连理；

互支撑，比翼飞。农转非，前功弃；从头越，心不灰。换支点，涉传媒；回农村，鱼得水。发奇想，逛商海；未能成，经历增。涉猎广，尚不精；既不惑，亦天真。喜

合群，耐宁静；能阔论，可无声。柔似绵，刚如针；性多重，融一身。懂包容，重修行；宁负我，不负人。身外物，过眼云；功与名，无意争。历练久，诸事明；化感悟，遂成文。人或退，心未老；第二春，任逍遥！

壬辰年冬涂于陋室

巷韵悠悠

□许一新

我喜欢在闲暇之余，驾车去江浙一带的古镇小巷逛逛，仿佛品读“一篇飘逸恬静的散文”，品鉴“一幅古雅清淡的图画”；能让平日里充满紧张匆忙的心弦得以短时释放，烦躁郁闷的情绪得以片刻舒缓。

那些古镇小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曲径通幽，又深又长，你往前走好像已经堵塞了，可是走了过去一转弯，依然是巷陌深深，且常常是悄悄的、寂寂的，不论什么时候，你向巷中遁去，都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足音。真可惜，白天游客太多，只能在古镇住上一宿，才能感觉它的悠悠巷韵。古镇小巷的动人处正是它无比的悠闲。

重门叠户，不高不矮的围墙，斑斑驳驳的苔痕，墙上挂着一串串苍翠欲滴的藤萝，简直像古朴的屏风。墙里常是人家的后园，修竹森森，天籁细细，夕阳影里，野草闲花，还常有几枝娇艳的桃花杏花，娉娉婷婷，从墙头殷勤地摇曳细袖，向行人招手。

大概是受戴望舒的一首“雨巷”诗的影响吧，趁着重阳刚过秋雨还时不时地低语时，走进古镇小巷，去相遇雨，相遇风，去感受“雨巷”丁香般的意境。也真可惜，

我没有碰到油纸伞，也不曾见着戴先生眼里那个撑着油纸伞、不施脂粉的情影。但我没有怅然，只是撑着一把伞，踏着青石板漫步，在全下听雨，尽量去想那伞上流转的雨珠，是否还含有愁怨？那滴在小巷里的雨，难道会有诗人未曾了却的悬念？还有就是从装修过的、被时尚整容过的居民楼里醒来的麻将声和叫卖声互动的雨巷里，会流出丁香般姑娘那一声悠长悠长的叹息吗？一把伞，谁也不会想到竟托起了一场诗的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把油纸伞曾托起过的缕缕雨丝早已散去了，可它撑不住的一行行诗的晶莹雨珠至今仍不时滴落在青石板上清脆作响，澄明如水，净化一切，笼罩一切，使人忘忧。

古镇上大大小小的小巷，依伴着曲曲弯弯的小桥流水，在有限的空间里错落落地延伸拓展，其中的智慧远非如今铺天盖地的钢筋水泥千人一面的文明可以料定的。置身小巷，似有一种家的感觉，不会有丝毫的生分感。你行走在巷子

中，巷子也“潜”在了你的行走里，心情愉悦，兴致盎然。一旦离开，就觉得那巷子的幽深莫名地仍在呼唤，暖暖的月色、发暗的楼檐、青砖瓦墙、游鸟归巢，无一不在脑海中盘旋，无一不时让人忆恋。

巷，是人海汹涌中的一道避风塘，给人带来安全感，是城市喧嚣扰攘中的一带洞天幽境，胜似皇家的阁道，便于百姓平常徘徊徜徉。此时我想到了柯灵的散文《巷》中的一段结束语：“爱逐名争利、锱铢必较的，请到长街闹市去；爱轻嘴薄舌、争是论非的，请到茶馆酒楼去；爱锣鼓钲铙、管弦嗷嘈的，请到歌台剧院去；爱宁静淡泊、沉思默想的，深深的小巷在欢迎你！”